

The Wednesday Wars

星期三的 战争

[美] 加里·施密特 著 高雪莲 译



星期三的战争

[美] 加里·施密特 著 高雪莲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期三的战争/[美]施密特著;高雪莲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6

ISBN 978-7-5442-4625-5

I. ①星… II. ①施…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948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090

THE WEDNESDAY WARS by Gary D. Schmidt
Copyright © 2007 by Gary D. Schmid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larion Books,
an imprint of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星期三的战争

[美]加里·施密特
高雪莲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莹
特邀编辑 侯晓琼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内文制作 郭璐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625-5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SEPTEMBER

九 月

卡米洛初中七年级，有一个孩子让贝克夫人恨得咬牙切齿。
那就是我。

可我跟你说，那与我的所作所为根本无关。

如果她恨的是堂·斯维泰克，倒还说得通。

堂·斯维泰克曾经编过让老师恨你的四百一十种方法。第一条是“在她的讲桌抽屉里喷上除臭喷雾”，接下来的越来越可怕。非常可怕。我想大概在第一百六十七条吧，已经开始违法了。你不会想知道第四百条是什么，更别提第四百一十条了。这么说吧，干了那些事的孩子，就等于把自己送往纽约偏僻的少年管教所，那里如此偏远，你会再也见不到他们。

去年，堂·斯维泰克对西曼夫人采用了第六条，关键词如下：箭牌口香糖，教师饮水机（就在教师休息室外），还有西曼夫人用的波利尼西亚浓缩果汁染发剂。他成功了，芒果色的果汁喷到她脸上，整整一天痕迹都在，接着是第二天，第三天——直到，我

猜，那些染色的皮肤细胞逐渐消失。

堂·斯维泰克被怀疑了整整两个星期。他走之前说，明年要试一下第一百六十六条，看看他们得花多少时间才能查出来。

在他回来的前一天，校长在早间广播里宣布，西曼夫人已接受调令，“调到行政管理办公室”。我们本应该去给她道喜的，可没办法，因为她几乎不踏出办公室半步。甚至课间休息，轮到她不得不去操场看护学生的时候，她也会和我们保持距离。稍微离近点，她就会马上戴上一顶塑料雨帽。

面对一个用雨帽遮住满脑袋波利尼西亚浓缩果汁色头发的人，要说恭喜可不容易。

看到了吧？这就是叫老师恨你的方法之一。

可问题是，我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我甚至一直都和堂·斯维泰克保持很远的距离，这样当他决定实施第一百六十六条时，别人就没有理由来责怪我。

可这无关紧要。贝克夫人就是恨我。她痛恨我胜过西曼夫人痛恨堂·斯维泰克。

那是个星期一，七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她开始点名——这不仅通报了班上有哪些人，还透露了他们住在哪里。如果你的姓以“贝格”、“佐格”或者“斯汀”结尾，那你就住在北边，而以“埃利”、“伊尼”或者“奥”结尾的话，就是住在南边。中间分界线是李氏大道，走出卡米洛初中沿着李氏大道，穿过主大街路口，路过麦可灵大药房、戈德曼蛋糕坊和五元十元杂货店，再过一个路口，经过公共图书馆和另一个路口后，就到我家了——正好在小镇中间，这是我爸发现的。既不偏北，也不偏东，正好在中间。“真是座完美的房子。”他说。

但且不论是否完美，住在镇中心可不是件易事。星期六早上，北边的人都要去贝埃尔教堂；下午，南边的人都聚集在圣埃德伯特教堂——这个教堂已经相当现代，不像过去那样，一大早就把教区居民叫醒。接着是星期天早上，我们一家人要赶个大早去圣安德鲁长老会^①教堂，听麦克莱伦牧师布道，他老得都可以认识摩西了。总之，整个周末，就只剩星期天下午才能组起一支棒球队。

这也还算不上什么。更难熬的是星期三下午，一到一点四十五分，我的一半同学就要去贝埃尔教堂的希伯来人学校，一点五十五分，另一半同学又要去圣埃德伯特教堂做教义问答。这样就只剩下了长老会教徒——以前还有三个人。可去年夏天，本·卡明的老爸要去格罗顿工作，所以他搬到了康涅狄格州；伊安·麦克阿李斯特也因为老爸不再担任圣安德鲁教堂的牧师而搬去了勃朗克西（因此我们不得不接受麦克莱伦牧师，他大概会管以赛亚叫好哥们儿吧。）

于是现在，做一个长老会教徒，简直是种灾难——每到星期三下午，只剩下一个学生了。

就是我。

我想贝克夫人点到我的名字时，一定心存疑虑。她的声音有点粗哑，好像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霍林·胡佛。”她念道。

“到。”我举起手。

“胡佛。”

^① 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前文中的圣埃德伯特教堂是天主教教堂，贝埃尔教堂是犹太教堂。

“是的。”

贝克夫人坐到了讲桌边上。这是种不祥的暗示，因为学校里有规定，老师不可以坐在讲桌边。

“胡佛，”她平静地说，然后思考片刻，“你们家去贝埃尔教堂吗？”

我摇摇头。

“那圣埃德伯特教堂呢？”她抱着一线希望。

我又摇了摇头。

“这么说，星期三下午你既不去希伯来人学校，也不参加教义问答？”

我点点头。

“那你就和我待在一起吧。”

“我猜。”我说。

贝克夫人狠狠地瞪着我，好像翻了个白眼。“‘猜’在这里用作不及物动词是错误的，你不应该断句，而应该说完整，比如‘我猜星期三下午会很忙’。”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她恨我。那种表情在她脸上蔓延开来，就像太阳在瞬间消失，要等到明年六月才会再次升起一样。

很可能我的表情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我有种快要呕吐的感觉——冒着冷汗，肚子里翻江倒海，我希望——真的希望——开学第一天老妈做的火腿、奶酪和西兰花鸡蛋饼已经变成了麦片糊糊，那样就可以更轻松地吐出来，而且不是黄色的，至少不会那么恶心。

即使贝克夫人有同样的感觉，她也不会表现出来。她低下头，继续念着名单。“黄麦琪，”看见黄麦琪举起了手，她点了点头。再

次低头时，她先瞟了我一眼，而且真的翻了个白眼。她继续念名单，“丹尼尔·哈普佛，”边念边抬头寻找丹尼尔举起的手，再看我一眼。“玛丽莲·李·卡瓦夫斯基，”她寻找玛丽莲·李的手，接着又看我。每次抬头寻找别人时，她都会瞟我一眼。之所以一直盯着我，是因为她恨我入骨。

那天下午，我慢慢走回我家那所完美的房子。不用抬头看我都能找得到家，因为从人行道开始就与别处截然不同了。忽然之间，所有的地砖都变得洁白无瑕、完美无缺，连一条裂缝都没有，真的一条也没有。地砖铺成的甬道两旁种满了盛开着粉色和白色花朵的杜鹃，整整齐齐地向前延伸。终点正是那完美房子的门廊，登上三级台阶——和街上的其他房子一样——眼前便是这座殖民地风格的两层建筑，左右各一个窗户，二楼有两个天窗。这座房子比街上的其他房子更加干净，因为我老爸每两年都要刷一次墙，刷到雪白，仿铝制黑色百叶窗和铝制纱门，永远反射着柔和的光芒，绝不会在你打开时吱吱作响。

回到家，我把书本都扔到楼梯上，然后喊着：“妈。”

我想弄点吃的。一块奶油夹心蛋糕，不错。再来一杯巧克力奶，巧克力要比奶多。然后再来一块夹心蛋糕。吃下这么多甜食之后，我觉得该想个办法，看看怎么和贝克夫人一起度过九个月。除此之外，我也没什么好挂念的了。

“妈。”我又喊了一声。

我穿过完美的客厅，这里没人坐过，因为所有的坐垫都用干净的硬塑料布盖起来了。一进来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商店里的陈列品，真是太完美了。地毯好像从未被踩过——事实也基本如此——

窗户边的小三角钢琴也好像从没有人弹过——确实没有，因为我们谁也不会弹。若是有人进来，敲一敲琴键，闻一闻假热带花，或者站在亮堂堂的镜子前整一整领带，就会陶醉于这一切由胡佛设计协会的设计师倾力打造的完美生活。

老妈在厨房里，一边往窗户外扇风，一边忙着把香烟灭掉。她抽烟不能让我知道，因为担心我会说出去，尽管其实我并不打算告诉老爸。

这时我有了一个主意，虽然还没吃奶油夹心蛋糕。

在和贝克夫人的战争中，我必须得有个盟友。

“开学第一天怎么样？”妈妈问。

“妈，”我说，“贝克夫人对我恨之入骨。”

“不会的。”她关上了窗户。

“就是这样。”

“贝克夫人都不了解你。”

“妈，并不是先了解，才能恨的。有些人不需要考虑很久，交流很长时间，再决定要不要恨一个人。他就只是恨。贝克夫人就是这样的。”

“贝克夫人是个好人，肯定不会恨你。”

大人们为什么都这么说话呢？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时，身上的某种基因就启动了，紧接着，这种话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嘴里冒出来。他们好像根本没发现你说的是母语，也不觉得应该去理解你说的事情。而是像一只提线木偶，或者一张坏掉的唱片，总是滔滔不绝地重复着那几句话。

我猜他们真的无法控制自己。

晚饭过后，我到书房去寻找新盟友。

“爸，贝克夫人恨我入骨。”

“你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她就是恨我。”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恨你入骨的。你到底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

“她是叫贝蒂·贝克吗？”

“大概吧。”

“就是贝克家族的那个贝蒂·贝克？”

看到了吧，这就是我所说的基因。他们完全不明白你讲话的重点在哪儿。

“可能是吧。”我说。

“就是经营贝克运动商城的贝克家族？”

“爸，她恨我入骨。”

“贝克运动商城正要挑选一位设计师来设计他们的新大厦，在最终竞争的三家一流高手中，胡佛设计协会也占有一席。”

“爸……”

“霍林，你的所作所为可能会让贝克夫人恨你入骨，那么贝克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就会讨厌胡佛这个姓氏，然后贝克运动商城就会选择其他设计师，这样胡佛设计协会的生意就泡汤了，我们会破产，全国若干家信贷机构就会派人过来，站在咱家门廊里，抱着一大堆写满法律术语的文件——全都是坏消息——于是胡佛设计协会就不存在了，我退休后你也别想继承我的事业了。”

虽然现在我胃里的火腿、奶酪和西兰花鸡蛋饼已经所剩无几，可我又开始想吐了。

“没那么夸张吧。”我说。

“你试试看。”他说。

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盟友。

只剩姐姐了。要拉姐姐入伙，就像要求新斯科舍省^①和你结盟去打仗一样。

可我还是敲了敲她的门。她房间里正大声放着门基乐队的音乐。

她打开门站在那儿，双手叉腰。唇膏的颜色就像消防车一样。

“贝克夫人恨我入骨。”我说。

“我也是。”她说。

“我需要你的帮助。”

“去找妈妈吧。”

“她说贝克夫人没有恨我。”

“那去找爸爸。”

一阵沉默——如果这算沉默的话。门基乐队的音乐震耳欲聋。

“噢，”她说，“会影响他做生意，对不对？所以他不打算帮这个要继承胡佛设计协会的儿子。”

“我该怎么办呢？”

“我要是你，就直奔加利福尼亚去。”她说。

“你可以再试一次。”

她靠在门上，“贝克夫人恨你，对吗？”

我点点头。

^① 加拿大东部的省份，狭小，人口稀少。

“那么，霍林，你可以试着干点什么，让她真的恨你入骨。”
然后她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又看了一遍《金银岛》，不是吹牛，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四遍，《绑架》和《黑箭头》我也各看了两遍。我甚至磕磕绊绊地看了一部分《劫后英雄传》，直到发现《野性的呼唤》要好看很多。

我直接翻到吉姆·霍金斯夺回伊斯帕尼奥拉号的那一段，他爬到桅杆顶端，伊斯莱尔·汉兹朝他爬过来，嘴里衔着一把刀。而吉姆却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有两把手枪，对付一把刀真是绰绰有余，况且伊斯莱尔·汉兹也不是他的对手。“我不干了，这太难了。”汉兹说。我想那时他一定对吉姆恨之入骨。吉姆笑了，知道自己战胜了对手。那就是让人恨之入骨的感觉。

但是后来，伊斯莱尔·汉兹扔出了刀，却戏剧性地救了吉姆一命。

我可不会指望瞎猫碰到死耗子。

星期二一整天，贝克夫人一直盯着我，就像要把我置于死地一般——正如伊斯莱尔·汉兹对吉姆·霍金斯做的那样。

早上一到学校就开始了。我从更衣室出来，朝课桌走过去时，正好撞到她盯着我的目光。

顺便一提，你可能会奇怪七年级的教室居然还有更衣室，让我告诉你吧，这并非因为我们年龄不够大，不能用走廊里的柜子，而是由于卡米洛初中以前是所小学，后来旁边新盖了小学校舍，以厨房走廊相连，小学旧址就变成了中学。于是，七年级所在的三

楼教室里，全都有更衣室供我们放东西——虽然现在已经是一九六七年，城里其他七年级学生都使用走廊里的柜子，我们却不得不继续用着教室里的更衣室。

我从更衣室出来，正好撞见贝克夫人盯着我的目光。她身体前倾，好像在讲桌里找东西。鬼鬼祟祟。

想要坐下时，我忽然意识到：我的桌子一定已经被她做成了饵雷——就像弗林特船长^①干的那样。这一刻我预见未来——麦克莱伦牧师有时会提到这种事，即将遭遇灾难时，上帝会给你一些提示，如果听从就能存活下来，否则，你就完了。

我看了看桌子，并没有发现什么地雷引线，可能没有炸弹吧。我又检查了一下螺丝，都还在，这样坐下时也不会摔倒了。

说不定桌子里面有东西。一种可怕的东西。特别恶心的东西。去年八年级生物实验课上留下来的东西。

我再次看了贝克夫人一眼。她的视线已经挪开了，嘴巴似笑非笑。真的。非常邪恶。

于是我去叫玛丽莲·李·卡瓦斯基来帮我掀开桌面——上三年级时，她第一次见到我，就爱上了我——这是她说的。

“为什么？”她问。即使是真爱，有时也得处处提防。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不是正当理由。”

“可能是一个惊喜。”

“给谁的惊喜？”

“给你的。”

^① 《金银岛》中海盗船的船长。

“给我？”

“是的。”

她掀起桌面，翻了翻英语、数学和地理课本下面。

“什么也没有啊。”

我往里看了看，“我大概弄错了。”

“是我弄错了。”玛丽莲·李说着，“砰”的一声盖上了桌面。“噢，”她说，“对不起，本来要等你把手指放进来的。”

在七年级，爱和恨离得并不远，我可以负责任地对你说。

到了午饭时间，我不敢出去休息，害怕贝克夫人叫一个八年级学生来对付我。比如堂·斯维泰克的哥哥，他已经开始剃胡子了，并且进过两个州的三个警察局，还在监狱里待过一夜。没人知道为什么，但我想可能是第三百九十几条的缘故，或者就是第四百一十条！堂·斯维泰克说，如果不是老爸收买法官，他哥哥已经被关进死刑犯监狱了。

我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你怎么不出去午休呢？”贝克夫人问我，“大家都出去了。”

我拿起英语课本，“我想再看会儿书。”

“出去玩会儿。”她露出邪恶的目光。

“这儿挺舒服的。”

“胡佛先生，”她站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这时，我意识到教室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任何证人，也没有桅杆可以爬上去逃走。

于是，我出去了。

我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大概十英尺以内的动静，并且尽量待在

西曼夫人的视野中，差点儿就去借她的雨帽了。当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时，你永远不知道应该准备好什么东西。

然后，世界末日来临了——我听见有人叫我：“嘿，胡佛！”

正是堂·斯维泰克的哥哥。他走进了我的防御圈。

我向西曼夫人靠拢三步，可她避开了，并把雨帽扣得紧紧的。

“胡佛，你玩橄榄球吗？我们少个人。”堂·斯维泰克的哥哥朝我走来，他的胸毛从T恤圆领里露了出来。

“去吧，”站得远远的西曼夫人竟然帮腔道，“如果你不参加，其中一个孩子也就不能玩了。”

如果不参加，还能再活一天，我想。

“胡佛，”堂·斯维泰克的哥哥说，“你来不来？”

我还能怎么办呢？好像已经命中注定了。

“你跟他们一队。”他指了指。

如我所料。

“你打后卫。”他说。

这我也猜中了。命运总有办法让你提前预料。

“我是前锋。”

我应该帮他说出来。

“也就是说，你得想办法阻止我。”

我点点头。

“你行吗？”

我想我可以阻止你。我想我可以阻止你，开着有两英寸厚装甲的布拉德利坦克，架上三挺机关枪，再装备一台枪榴弹发射器。这样，我就可以阻止你。

“我试试吧。”我说。

“那就试试吧。”堂·斯维泰克的哥哥笑了。我敢打赌，如果这时回头，肯定会看到贝克夫人正在三楼教室的窗户后面窥视着我，脸上露出同样的笑容。

橄榄球的规则，就是无论你怎么跑，都不要碰到球。如果必须碰到，就在对方冲过来之前把它传给别人。我就打算这么做。这样，堂·斯维泰克的哥哥根本没机会靠近我，贝克夫人的邪恶计划也就无法得逞了。

可堂·斯维泰克的哥哥太生猛了。第一次拿到球后，他环视一周，然后直冲过来。他不像其他前锋那样避开后卫，而是竟然直接冲着我来了。他身体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就像一个自中生代就再没有进化过的大怪物，一边吼叫，一边流着口水，冲过来要把我碾个粉碎。

我想此时的贝克夫人，一定兴奋极了。

“挡住他！”我们的门将丹尼尔·哈普佛大声叫道。“挡住他！”他声音沙哑，大概正在想象，当球离开堂·斯维泰克哥哥的脚下飞一般地冲向球门时，他的胸部会不会受伤。

我一动不动。

丹尼尔又喊叫起来。我想他喊的是“上前！”但并不确定。他好像已经语无伦次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高声喊着各种元音的情境。

但无论他喊什么，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我根本不会去阻拦。我绝不可能跑过去阻拦堂·斯维泰克的哥哥。他想要得分，就让他得好了。不就是个游戏吗，干吗那么认真。

我朝边线挪了几步，离球门远一点。

可堂·斯维泰克的哥哥竟然改变了方向，继续冲我奔来。

我又往回跑了一点，更靠近边线了。

他竟然又追过来。

于是，一边是丹尼尔·哈普佛狂飞乱舞的元音，一边是堂·斯维泰克的哥哥来自中生代的咆哮，我感觉我的人生一下子坠入了最低谷，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过去的一切，都该结束了。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吉姆·霍金斯，他爬上伊斯帕尼奥拉号的一侧，想要偷走这条船；他撕碎海盗旗，坐在桅顶横桁上击败了伊斯莱尔·汉兹。

恨之入骨。

我抬头看了看贝克夫人的窗户——她不在，可能不想被控告为同谋吧——然后我跑向球门，转过身，站定，等待堂·斯维泰克的哥哥冲过来。

视死如归。

我牢牢地站着，牢牢地站着，牢牢地站着，直到那咆哮吼叫和口水即将盖过我的头顶。

我闭上眼睛——没人说一定要睁着眼直面命运——然后往旁边闪开。

事情经过大概如此。

我把右脚往后一伸。

紧接着，堂·斯维泰克的哥哥被绊倒在地。

忽然间，一切音量都增大了——咆哮声、吼叫声和口水声，堂·斯维泰克哥哥的身体飞向球门时的呼啸声，丹尼尔·哈普佛的尖叫声，还有我捂着腿大喊“救命”的声音。门柱上传来一声巨响，堂·斯维泰克哥哥的脑袋把那儿撞了个坑。

一切都安静了。